

孤女奇緣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十八 卡德蘭 / 原著・空槐 / 譯

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十八

孤女奇緣

卡德蘭 / 原著・空槐 / 譯

孤女奇緣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⑱

著者	卡德	蘭
譯著	空	槐
出版者	明遠	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	
	電話：H 6 1 6 6 8 3	
發行所	明遠	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	
	電話：H 6 1 6 6 8 3	
印刷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	
定價	港幣6元	外埠美金1.5元
初版	1 9 8 0 年 2 月	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＊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八二二年

「真高興又在這兒見到你了，費瑞克先生。」

「久違了，貝洛菲太太——我來想想看，至少有六年了吧。」

「從你上回到這兒來，到現在該是七年了才對。可是我不是常說，我從來沒忘記過一個朋友，而且我一直把你當朋友看待的，可不是嗎？費瑞克先生？」

「榮幸之至，貝洛菲太太。」

這位蘇格蘭紳士向那個高大而邋邋的女人微微一鞠躬，然後清清嗓子，表示要言歸正傳了，

他說：

「妳一定奇怪我今天爲何來訪。」

「我正是這麼想的，」貝洛非太太哈哈幾聲，「反正總不會是來看我這雙明亮的眼睛吧，我可不會往自己臉上貼金。不管怎麼說吧，我們還是值得來慶祝一番。」

她說着就從那張擺在火爐旁的噤噥作響的舊椅子上起身，走到房間那頭，打開碗櫃，從裏面取出一瓶紅葡萄酒和兩隻杯子，把它們擺在一個圓盤子裏，端給客人。她把杯盤擺在他身旁的一張桌子上，那桌子搖搖欲倒的，真教費瑞克先生看了捏把冷汗。

他們坐的這間屋子十分寒儉，家具都破陋不堪，好久沒上油漆。好在到處散亂着好多中年人收集的小玩意兒，火光也熊熊的燃着，使這屋子看來還蠻舒適的。

「你自己來吧，費瑞克先生？」貝洛非太太裝出一副風情萬種的語調問道。

他拿起那瓶紅葡萄酒，老練的看看上面的商標，然後倒了滿滿一杯給貝洛非太太，給自己只倒了四分之一杯多一點。

「你很有節制啊，」女主人說道。

「以我這種身份，保持頭腦清醒是十分重要的。」費瑞克先生回答說。

「那個我很了解，」貝洛非太太說，「對了，公爵大人他好嗎？」

費瑞克停了半晌才回答說：

「我就是奉了公爵大人的差遣來的。」

「公爵大人？」貝洛菲太太揚起眉毛。「我還以為是公爵夫人差你來的呢？」

費瑞克先生有些吃驚，貝洛菲太太解釋道：

「公爵大人的母親——安妮公爵夫人——對我們這孤兒院非常照顧，我相信你是記得的。我們每年聖誕節都收到她送來的火雞，這麼些年來，她每年都交給我額外的錢來改善孤兒院，可是自從她過世以後，什麼也沒了。」

「我得承認我是忽略了她對孤兒的貢獻。」費瑞克先生說。

「我相信是的，」貝洛菲太太說。「可是我相信新的公爵夫人會繼續這個傳統。」

貝洛菲夫人又啜了一口紅葡萄酒才說下去：

「畢竟這孤兒院和公爵家族有很大的關係，不是嗎？這所孤兒院是公爵大人的祖母哈瑞公爵夫人一手創辦的。那時她知道她的一個廚娘懷孕了，卻沒趕她出去喝西北風，而創辦了這家『無名孤兒院』。」

她說着哈哈笑了。

「費瑞克先生，那個時候戰爭還沒來，有錢人多的，他們都肯大方的拿出錢來。」

費瑞克先生搖搖頭。

「現在日子可沒那麼好過咯，妳知道得很清楚，貝洛菲太太。」

「這個你不說我也知道。」貝洛菲太太尖刻的說：「我省了又省，扣了又扣，總是沒完沒了的拮据。孤兒院的收入和以前沒兩樣，可是物價漲啦。食物比起我是小姑娘的時候漲了一倍。」

「的確不錯。」那位蘇格蘭人喃喃道。

「我來這兒幫院長時已經十五歲了，而且我在另一家孤兒院也有三年經驗。我認為我是進步了不少。」

貝洛菲太太說完粗啞着嗓門大笑起來。

「我向你保證，費瑞克先生，我本無意在這裏待一輩子，可是既然已經來到這兒，現在又當了院長，也只好認了。我的幫手很少，幾乎沒有，因為我們負擔不起。」

「我一點也不知道你的境況這麼困難，貝洛菲太太，」費瑞克先生說。「爲什麼孤兒院的貧民救濟委員會們沒寫信告訴公爵大人？」

「他們啊！」貝洛菲太太魯莽地叫道，「他們不是死了，就是漠不關心！」

也看到費瑞克先生驚牙之色！又叫道：

他說：

公爵夫人過世以後就沒見過他的人影。」

「我只能向妳保證，」費瑞克先生回答說，「我一回蘇格蘭就向公爵大人報告妳的處境。」

「如果這樣我真是感激不盡，」貝洛菲太太立刻改變了口氣，「你可知道目前我這兒有多少孩子嗎？」

費瑞克先生搖搖頭。

「三十九個！」貝洛菲太太嚷道。「三十九個，而且實際上除了我之外沒人來照顧他們。這是不對的！我上了年紀，做起事來可不像以前那麼方便了。」

她一口氣喝下那杯酒，又伸手去拿瓶子。

看她紅光滿面，眼袋下垂，而且又多了個雙下巴。費瑞克先生猜測，貝洛菲太太一定是嗜酒如命。

他想，她喝的不是那種傷胃的廉價甜酒，就是那種被稱為「母親的毀滅」的松子酒。

可是他腦子裏想的一點也沒表露出來，他表情平靜，坐在扶手椅上面對着這孤兒院的院長，他想，現在該是說明來意的時候了。

他是個高大魁梧的男子，在他這年紀是十分出色的英俊。

他的兩鬢灰白，身材適中，沒有一絲多餘的肌肉，看來十分出衆，而且身爲亞克雷公爵的總

管，他相當受尊敬。

「我一定會把妳的難處告訴公爵大人，」他又說了一次，「可是我這次來是想要求妳……」他還沒往下說，貝洛非太太就打斷他道：

「你可以告訴大人我們的聲譽已經下跌了，再不能供應強壯健康的學徒給那些需要的人。就在上個月，有家裁縫店的老闆來看我說：

『我要你們兩個最好的孩子，貝洛非太太，可不要去年妳給我的那個膝蓋打彎、貧血的廢物。』

『我給你的那些男孩子怎麼啦？』我問他，他回答說，『天知道！老是生病抽鼻涕的，一點也不中用，我把他們都辭掉了——而且連個保人都沒有！』」

費瑞克先生面色沉重。

「貝洛非太太，這事實在太不應該發生，這家孤兒院是公爵大人家族直接贊助了三十多年的呢。」

「這就是我要說的呀，費瑞克先生，」貝洛非太太說，「這正如你說的，這是對公爵大人名譽的中傷。再說，雖然你們住得離這兒很遠，我們一向是對蘇格蘭的貴族們十分尊敬的。」

「謝謝妳，貝洛非太太。」

「所以我希望，」貝洛非太太繼續說下去，「你能說服新的公爵夫人來我們這兒看看。」

「新公爵夫人已經過世了。」

「過世了？」

貝洛非太太張大了嘴巴，費瑞克先生想，她這個樣子活像隻受驚的火雞。

「是的，過世了，」他安祥的說。「夫人一個星期前在法國過世。」

「怎麼，我再也想不到！你用根羽毛就可以打昏我了！她還是個小新娘呀。我想看看——她和公爵大人結婚才不到一年吧。」

「實在是十個月，」費瑞克冷冷地說。

「而現在，可憐的夫人，就這樣一命歸天！這真是天大的不幸——是真的！我連看她一眼都還沒有看到。」

半晌沈靜，接着他好像是怕貝洛非太太馬上要提出一大堆問題，費瑞克先生趕緊說：

「公爵大人到北部去了，他要我帶一個你們孤兒院裏的人回去。」

「我們院裏的一個孤兒？」貝洛非太太突然叫道。「我想大人是要我們一個孩子去他的廚房或餐廳工作吧，我來想想看……」

「不是的，那不是大人的意思，」費瑞克先生連忙打斷她。「他要你們這兒的一個女孩，可

是要十六歲以上的。」

「十六歲以上？你一定是開玩笑吧！」貝洛菲太太叫道。「你是知道的，費瑞克先生，要是可能的話，我們不會把他們留到十二歲超過一天。只要可能，我們儘量早早把他們推出去。」

她停一會又接下去說：

「不是我誇口，從這兒出去的女孩子都很懂得禮數的。至少他們知道怎樣對尊長和有身份的人說話，現在的年輕人懂得這個的還不多呢？」

「這倒是實情，」費瑞克先生也表贊同，「可是公爵大人很肯定你們能夠給他一個他需要的那種女孩。」

「我從哈瑞公爵夫人那兒得知，你們一向都是在蘇格蘭找你們需要的姑娘，那時候她在倫敦的公館剛落成。我相信她很滿意她們倆。」

她帶着過度的自滿微笑一下，繼續說：

「她們其中一個多年後回來看我，她嫁了個門房。她是個蠻漂亮的姑娘。我一向就想她會嫁人的，只要她能找到一個不在乎她出身的男人。」

「你真的肯定你這兒沒有那年紀的人嗎？」費瑞克先生緊釘着問。

「非常確定！」貝洛菲太太回答。「現在在這裏的孩子多半很小，天知道帶他們、給他們弄

乾淨有多困難。要是沒有姐羅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法！」

「姐羅？」費瑞克先生問道。「就是那個開門讓我進來的姑娘嗎？」

「是的，就是她。她照顧小一點的孩子。我老是說，她把他們寵壞了。可是年輕的肩膀是裝不上老腦筋的。」

貝洛菲太太又拉開嗓門哈哈幾聲。

「老院長在的時候就大大不同了，她主張抽幾鞭子叫他們安靜。不管好的、壞的或不相干的她都打，我就常說她的辦法比我強得多。我太心軟了——我的麻煩就出在這兒。」

「我相信妳對這些可憐的孩子發慈悲是妳的好處，貝洛菲太太，」費瑞克先生說，「可是我們是談到姐羅。」

「我是在說……」貝洛菲太太開口又停住了。「你的意思該不是想……」

她碎的一聲把她的空杯子放在桌上。

「不行，費瑞克先生，我可不答應，那絕對不行！你不可以把姐羅從我這兒帶走。她是這兒我唯一能依賴的人。我還有什麼人來幫我？幾個在別處找不到工作的老婦人，她們的用處還不及麻煩多。付她們工錢真不划算。你可以帶走任何你看上的孩子，多少都可以，只要你樂意，可是姐羅絕不行！」

「她多大了？」費瑞克先生問。

「等我想想……她快十八歲了吧。對了，這就對了。她來這兒的時候是一八〇四年，就是那要命的拿破崙再次發起戰爭的後一年。所以我記得是因為那個冬天糟透了，食品價格飛漲。煤炭漲了一倍！」

「這麼說姐羅是快十八歲了。」費瑞克先生說。「貝洛菲太太，假如這裏沒有其他的人，我恐怕只好遵從公爵大人的指示把她帶回蘇格蘭去了！」

「要我的老命！」貝洛菲太太激烈的說。「我絕不答應，費瑞克先生，絕不能留下我一個人和三十九個尖叫又不聽管教的孩子在一起，而且他們很多是還不會照顧自己的。」

她吸了一口氣，臉漲得通紅，費瑞克先生看着這付模樣真擔心她會中風。

「要是姐羅走了——我就走。你自己仔細合計合計！」

好似雙腿要支持不住似的，她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，從桌上撿起一張紙死命扇着。

「貝洛菲太太，很抱歉讓你難過，」費瑞克先生說。「可是妳和我一樣明白我得遵從大人的指示。」

「這不公平！」貝洛菲太太的聲音要哭了似的。「這不公平！我被搞得七暈八素的，忍氣吞聲，有誰來關心我！大人在蘇格蘭已經有夠多的女孩子，用不着再從這家紀念他祖母的孤兒院帶

走僅有的一個有用的人。」

貝洛非太太的聲音沙啞了，費瑞克連忙又倒了一杯紅葡萄酒遞到她手裏。

她感激的接過來，一口氣喝了半杯之後，就往椅子後面一靠，喘着氣，極力想自制。

「我答應妳一件事，」費瑞克先生平靜的說，「我會給妳留下一筆錢來找個比現在更好的幫手，而且我一回到蘇格蘭，就會盡力向大人爭取更多的經費來維持孤兒院。」

他感覺到他的話使貝洛非太太稍稍安定了些，可是她還繼續瞪着火爐重重的喘着氣。

「或許妳能告訴我這孩子的一些事，」費瑞克先生說。「她有姓氏嗎？」

「姓氏？」貝洛非太太輕蔑的重複一遍。「難道你忘了這是無名孤兒院嗎？當然她不會有什麼姓啦。這兒其他的小可憐蟲都沒有姓，還有那些一天又一天，一週及一週送進來的孩子也是一樣。」

她鼻子裏嗤了一聲才繼續說下去：

「上個禮拜哈蘭醫生才跟我說呢，『我又帶來一個小雜種給你啦。』我告訴他，『你自己留着吧，我這兒連塞進一隻老鼠的角落都沒有了，更別說一個小孩啦。』」

『行行好吧，貝洛非太太，』他說，『妳是個好心的女人，妳總不忍心看到這小傢伙給扔到河裏去吧？』

『不管他會扔到那裏，』我回答他說，『反正絕不能到我這兒來，隨你說什麼我也不會改變主意。』」

「那麼他是把孩子帶走了？」費瑞克問道。

「沒有，他加入了其餘的孩子，」貝洛非太太無力的回答。「我以爲我已經讓他相信再沒床位了，誰曉得姐羅告訴他說這娃兒可以和另一個娃娃一起睡一張小床，於是她就兩個擠在一起了。」

「後來我對她說：『妳是個笨蛋！這樣只有加重了妳的工作。』」

「可是她不在意！」

「在意的是我啊！」貝洛非太太尖刻的說。「多一張嘴，得要我來餵他，可又沒多出一分錢來買他們狼吞虎嚥的食物啊。『你們吃的是金粉，知道嗎，』我一遍又一遍對那些較大的孩子說。可是他們老是哀號著說沒吃飽。」

費瑞克先生從他那剪裁適中的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個皮夾子。

他拿出一些鈔票擺在貝洛非太太面前的桌上。

「這兒有二十鎊，」他說，「這只是讓你維持二十天，等我到了蘇格蘭自會有更妥善的安排，放心好了。」

他看到這女人眼中貪婪的光，心裏想不知這些錢有多少會花在買孤兒的食物而多少會用來買酒。可是目前他自思也沒別的法子，只好先安撫這邇邇、酒醉的婦人再說。

「妳在叫姐羅來之前，能不能告訴我一些她的事情？」他問道。

「你真的要把她帶走？」

「很抱歉，貝洛非太太，除非你們有另外一個年齡適合的孩子，否則我只好這樣做了。」

貝洛非太太做了個無可奈何的手勢，用愠怒的口氣說：

「你想知道什麼？」

「她來到這兒的確實日期，我想你們有紀錄吧？」

他看到那女人眼光閃爍不定，就知道就算她有紀錄在，那些紀錄一定有些時候沒作了，無疑的他在裏頭是找不到什麼東西的。

貝洛非太太急忙發話，他知道一定是她想引開他的注意。她說：

「真不湊巧，姐羅和其他孩子不同。她是生在這兒的。就在這座屋子裏出生的。」

「那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「你問的好。那是在一八〇四年夏天，就像現在這個時節還稍晚些，是七月初吧，我想。我就坐在現在我坐的這個地方，忽然聽到一陣喧天價響的聲音敲着外面的大門。我忽的一下跳起來

——那時候我比現在年輕，行動也快——跑過去看看究竟。」

貝洛非太太停下來喝完紅葡萄酒才繼續說下去：

「外頭有一大群人，兩個男人抬着一個女的，那女人要不是死了就是昏過去了。」

「怎麼回事呢？」費瑞克先生問。

「出了車禍，一輛馬車把她撞倒在街上。輪子輾過她身上，可是馬車伏沒停下來就駕着車逃了。」

貝洛非太太挑逗似的舉起杯子，費瑞克先生爲她再注滿。

「這種私家車伏到處都是——傲慢自大，目中無人。根本不管誰遭殃受害。」

「快講下去吧。」費瑞克先生要求。

「他們把那女人抬進來，我差了一個男孩去請醫生。他就住在三條街外。那時候是一位偉伯醫生照顧孤兒院。她是個不好相處的人——我從來不喜歡他！」

「那女的怎麼啦？」費瑞克問，想提醒貝洛非太太不要扯得太遠。

「我以爲她死了，」貝洛非太太說，「可是沒多久醫生還沒來她就開始呻吟、哀叫，終於我吃驚的明白她是在陣痛。」

「妳起先沒注意到她是大肚子嗎？」